

中華文化探源導讀系列【六】 「論語」—基因人子論說話語的戲簿



(圖片摘自網路)

目錄

目錄.....	P1
序文.....	P2-3
節錄林明華老師論語演講講義內容.....	P4-7
論語里仁篇如是解.....	P8-11
節錄林明華老師論語課程重點.....	P12-28

序文

文/林明華老師

我有一位友人，接待從美國回台尋根要瞭解中華文化底蘊的學者團體，進了台北市龍山寺，出來後說：「我們什麼也沒看見，只見到一群拜偶像的人。」為何會是如此誤解呢？因為閩南臨濟正宗寺廟，是一條歷史的文化長河，內含古埃及象形圖文的神像、殷墟甲骨文的法器與司作法要、秦朝隸書的雙關語。而它的易經卜辭思想，是一種以人俑演義的戲簿。

【夫子之道】：自覺開悟曰說。夫子不出世曰說，則人體的心思，是會依據胚胎內媽祖(坤后、靈媽)的始欲，而以「人欲」的義理，來權衡一切。是隨時隨境處在「三心兩意」的不確定性中。是故，如此狐疑的心思所學，是不會被天演造化的基因鏈鍵所接納。它無法回貯入基因珠胎、腦細胞元。

論語一書，在推演夫子(基因子核的元神)出世用事，引領門生、弟子、眷屬等，依循基因工程的「修學」法要，來開導人俑(人民、小人、字蛹)以聞知文言義理，而有合入靈珠，重獲新生的度智天工。

【論語一書的內文大綱：二十章】

學而第一——「我、人」能依基因孔道來向學，是最為重要
爲政第二——學而能道用，以作為政務、實務，是次要關鍵
八佾第三——構思時能空明內心，以含蘊心胎八方取向的映光
里仁第四——經理、理解「仁（字仁、念珠）」而體認之
公冶長第五——公用的字仁，需經由心口爐灶的冶煉來增長
雍也第六——養身內的人甬（字子），能入雍道待用也
述而第七——我（孔子）因此人甬，而能敘述出文言字義
泰伯第八——人甬能受持顛內乾日照白，而安泰明白己義
子罕第九——孔子是依人甬之字義而論說，罕於使用他言
鄉黨第十一——孔子的「骨髓基因孔道、鏈鍵」之同鄉黨員
先進第十一——首先進入基因孔道內的人甬（字子、子仁）
顏淵第十二——將字仁的心相映文色澤，顏回入心窩的淵池者
子路第十三——將字仁含入孔子（基因子核）的心電脈路者
憲問第十四——依一卦總觀的天演造化而行憲者，提出開問
衛靈公第十五——護衛心口冒出租靈、心靈的公祖，提出開問
季氏第十六——心搏時的胎藏信納族氏，欲加大靈電的出口
陽貨第十七——顛內陽九時的品貨，會牽引孔子的欲望前往
微子第十八——陽九時頂囊所再生的梓童，將成爲微妙之聖子
子張第十九——張開基因子氏的中土羽蓋，才能革新、再生
堯曰第二十——卦中天、人、地三界，其基因中土造物主之言

「論語」—基因人子論說話語的戲簿

節錄林明華老師論語演講講義內容

「論語」一書，是以春秋戰國時的「古隸書」字源的「雙關語（卦中內外雙重四維時空所並述的語意）」來書寫，內容是屬於「甲骨文卜辭（胚胎內卦中天、人、地三界之易經學說）」的修學法要。並且，依循「象形圖文」的宗廟神道思想，而以「論說話語」的對話語錄方式來推演。

主旨在講，基因子核之元神（夫子），冒出卦心自覺開悟之際，是如何「依道生法、稱名制義」，引導心律出口的門生、基因弟子，配合「小人（人俑、字子、細胞靈命）」來構思心相，使之能遵行「君子（額內天君之子）」的天工開物志向，冒出意象而應用於言行。如是，「基因人子、人俑」演義的戲簿，是源自於古埃及與蘇美文化。

論語內文，依「修學次第」的方法，共分列為二十章。是演義「夫子（即有：基因子核的元神、我 WR.ALLAH.阿拉、佛祖 BUDDAH、子爺 JESUS、薄伽梵、孔丘、本尊、本師等，多種稱名）」，從心律出口冒出卦心，自覺開悟之際，所言說的「人本教育」對話語錄。



（圖片摘自網路）



卍

有此魚鯽才能航載信
物穿流基因記憶。

：虛質」。
基因孔道內外上下引
出一魚鯽(閩南話的

夫子出世。

(額光與雙眼靈對焦
心律出口。)卍字轉軸。

本圖敘述：

裂開心律孔壁觸覺吟約曰井內。

孔壁內子爺出世大人接奉。

「夫子(我佛)冒出心胎爐火出世曰說」：



【象形圖文. 甲骨文的台北孔廟法器】：孔門

甲骨文，是一種用眼靈刻寫在宗廟各類法器上的映紋，其文字是由「象形」的意象，與其所「指事」的功能所組合。

解讀時，是用「形聲」來同音「假借、轉注」而「會意」，此稱為：「六書」。

本圖述說，打坐、觀修、打開「孔門（基因孔道之門）」之法要。鐘，可用「形聲」來同音「假借、轉注」出「鐘、忠、衷」等。鐘震卦心時，冒出「金童」的基因人子。

【額內乾元鐘震，離裂（八）開、心律彈叩之法鼓時】：



【夫子（聖僧）乘輿，在心律的法鼓內周行、自覺開悟眾生】：



本圖述說：額內天君臨照，依仁眼瞽目、側勾下勾、町入心律孔道的法鼓，夫子就冒出卦心自覺開悟眾生（人備、小人、人民。四種依心律熱能所蛻化之字蛹、細胞靈命的記憶體），乘輿周行心胎內卦中“雙重四維時位”之天下而曰說。

仁眼

左右「眼靈（龍）」依心律之法鼓，町入軸心的基因孔道交互攸往。



【夫子（我佛）出世.自覺開悟子民，乘輿周行卦中天下】：

…夫子（基因子核的元神），分成兩大類。一是白頂（有尖菱髮髻）。二是金頂（含入精氣，是光頭的聖僧）。白頂，可配胥女魄而更新記憶。金頂封賜建德，不再遷移。易經以「少陽、老陽」的位階稱之。

圖中，為金頂的夫子，頭頂乾元額光.坐於卦位軸心的神輿內，依心律的循環而周行卦中天下。以自覺開悟卦中子民（基因人子、細胞人俑、字子），配入靈珠內而渡往彼岸天國的腦細胞內。…



【夫子之道】：自覺開悟曰說

基因人子的髮(法)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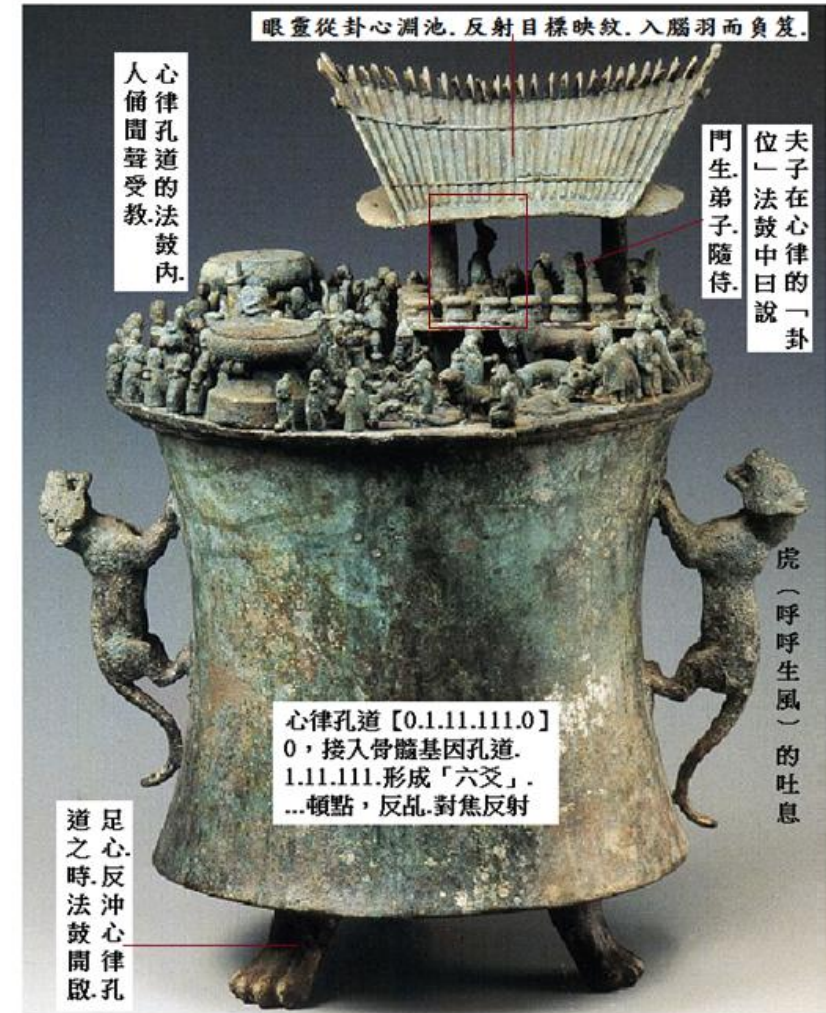


(古滇國文物)

夫子不出世曰說，則人體的心思，是會依據胚胎內媽祖（坤后.靈媽）的始欲，而以「人欲」的義理，來權衡一切。是隨時.隨境處在「三心兩意」的不確定性中。

是故，如此狐疑的心思所學，是不會被天演造化的基因鏈鏈所接納。它無法回貯入基因珠胎、腦細胞元。

論語一書，在推演夫子（基因子核的元神）出世用事，引領門生.弟子.眷屬等，依循基因工程的「修學」法要，來開導人俑（人民.小人.字蛹）以聞知文言義理，而有合入靈珠.重獲新生的度智天工。



論語里仁篇如是解

《論語》里仁篇：

子曰：「里仁為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

改正自處的修為方式，唯以事「君（額頭光照眼樸記憶，陽變陰合而默化的天君）」，君意何為？君的目眇仁有周行眼識，解讀眼內現狀否？

-----林明華老師

【論語.里仁第四】

敘述：經理「仁（仁眼。眼珠翻白.上瞪，將所記憶的字仁，經由目尖反射入上視丘，組合成意象。）」的方法，與修學的關連。

（1）子曰：「里仁為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理析“仁（仁眼。眼珠翻白.上瞪，將所記憶的字仁經由目尖反射入上視丘，組合成意象。）”為美學的自始。所選擇的目標、志向，不入處於「仁（仁眼組成的意象）」中，那能獲得什麼是「知」？

（2）子曰：「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“不仁（不依仁眼以組成意象）”者，是不可恆久處於認知的約定中，是不可長久處於認知的和樂（心律節奏和合的樂受中）。仁（仁眼）者，才能安仁（字仁、基因種仁）。而瞪目組合意象以認知的「仁者」，也才能利用此“仁（字仁）”。

【論語.里仁第四】

(3) 子曰：「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唯有“仁（仁眼。眼珠翻白.上瞪，將所記憶的字仁，經由目尖反射入上視丘，組合成意象。）”者，才能知好的“人（人俑、字子。細胞靈命.暫存記憶體）”，才能知惡的“人”。」

孔子說：「如果能立志於“仁眼”，“人俑（字子）”就能無惡義也。」

(4) 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惡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富足與顯貴，是人人之所欲求的；不以其“道（目道、基因孔道的修學法要）”得之，不處也。貧困與賤下，是人人怨惡的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除也。君子（額內綜審的天君之子）如果去除此“道中運行的仁（仁眼）”，又那能（惡乎）成究其功名。君子，入在卦中以意志中樞覺引眾生，是無「食、息」的片刻能違離此“仁眼”。創造生命的再次基因演變（造次）必於是此“仁眼”，顛沛（指：卦中依陰陽兩儀的道脈【8】字運轉）流離也必於是失此“仁”。」

【論語.里仁第四】

(5) 子曰：「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。好仁者，無以尚之，惡不仁者；其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，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，用其力於仁矣乎！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！我未之見也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我未見愛好“仁眼（將眼覺瞪目於上視丘，以觀修字仁組成意象）”者，會惡去不愛好“仁眼”者。愛好此“仁眼”者，是不會尚往其認知，來厭惡那些不能成“仁眼”者。其作為“仁眼”者，是不會使“不能成究仁眼”者，加入了“仁眼的自身”。凡有能依仁眼的一日，運用於“仁眼的組合意象”矣乎！“我（我佛、冒出卦心的基因子核）”未見有“仁眼其目尖反射之力”不足以成究此“仁（仁眼組成意象）”者。蓋若有之矣！是因“我”未往之而同步觀見也。」

(6) 子曰：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觀過，斯知仁矣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人（人俑.字子）之過往於“卦中各爻位組合心相”也，各有其協同合成心性.字句的“黨（骨髓塔基孔道內，先人基因的五重.五蘊之本性黨屬）”。觀照過往的人俑合同黨屬，斯知會其中“仁眼”所運作的因緣本生矣。」

節錄林明華老師論語課程重點

憲問第十四

季氏第十六

陽貨第十七

子張第十九

堯曰第二十

憲問第十四

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、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、言孫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卦中邦國含有了“額內乾天的映照之道（指：目道）”，其言語應保有危機感而危言、感官行動應保有危機感而危行（因其言行，將可被映成基因信息）。卦中邦國若無“乾天映照之道”，其感官行動亦將保有危機感而危行，但其心思、語言將會因“失去光照”而孫落、無意義。」

子路問「成人」。子曰：「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(ㄅㄧㄢˋ)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；亦可以為成人矣！」

曰：「今之成人者，何必然？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；亦可以為成人矣！」

【譯】子路（含入心電脈沖的基因子裔）問「成人（成究人格）」。孔子說：「宛若俱備了臧武仲（經由“武動、仲介而開釋”以含納基因史藏中者）之知見，公綽（倬越思緒之公祖）之不含欲愛，卞莊子（能依調伏心律脈動、莊嚴言行者）之勇敢，冉求（含帶祖靈而厥作、獲求的基因子裔）之才藝，文之（能運用心相映文而行文者）的以其禮節而合樂。這樣亦可以成究人格矣」。

憲問第十四

子路問「事君」。子曰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

【譯】子路（含入心電脈路的基因子裔）問「事奉人君」。孔子說：「不可用你的心電脈衝來欺凌，而去侵犯其覺行路徑之攸往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上達；小人下達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帶引眾生覺行的帝君之子，是上達天界、天理。跟隨君子出入的小人，是通達甕身內的下界、人情。」

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；今之學者為人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古之學者，是為己身的基因子民而更新。今日之學者，是為了滿足甕身內人民的名利而需求。」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不憂患卦中渡用的人民不自知，而憂患其渡用時不能跟隨君子也。」

子曰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？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說話時不橫逆而旁生虛詐，不去強加追憶不足誠信的見解。抑制不足信的，亦是先知、先覺者，適是其賢惠的方法乎？」

憲問第十四

微生畝謂孔子曰：「丘何為是栖栖者與？無乃為佞乎？」孔子曰：「非敢為佞也，疾固也。」

【譯】微生畝（生蘊細胞微生命的田畝者）對著孔子說：「卦心凸出的孔丘，為何是“栖栖者與（依木道其五形之西方者來外用而參與）”？這樣不是會成為佞言（工於文巧、花言巧語）者嗎？」孔子說：「並非敢去成為佞言者也，是“心思急於矢射目標（疾）”而生成之固疾也。」

子曰：「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驥（向直冀、腦部羽藏上方奔馳的意向），不自稱善其氣力，而是稱善其智証之獲德（得）也。」

或曰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

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為其莫知子也？」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；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，其天乎！」

【譯】或說：「以恩德來回報怨尤，何如？」孔子說：「這樣用什麼來回報恩德？應用正直來回報怨尤，以恩德來回報恩德。」孔子說：「莫非須經由“我（自覺者的神我）”才能知道，報應中的是非恩怨夫！」子貢說：「何等做為才稱不知“子（卦心的子核）”也？」孔子說：「處卦中天、人、地三界的核中之中，是不怨天界，不尤人界。下界所獲學的能上達天界。知“我”者其天界的諸天乎！」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，曰：「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，無乃爾是過與？夫！顓臾昔者，先王以為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；是社稷(ㄩ一、)之臣也，何以伐為？」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；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」

【註】：打坐時若發「鵝（學）」音內凹心窩，一顆約橄欖大小的心蕊就會浮出。此時季氏（心悸、信納的族氏）就會接合「顓臾（即：心扉的快門、心竅、心門）」。又，季氏欲將征伐使其“心相映模的快門”加大。冉有（含帶祖靈欲求的基因弟子）與季路（含帶心電脈路的門生）共同見了孔子。孔子說：顓臾是歷代基因演化的先王用作「東蒙主（面向卦位五形的東方、啟蒙心相認知的主宰）」，且在卦位城邦之正中，是「社稷主（讓基因的中土，長出田峻禾苗的主人）」傳達信息的使臣。何以欲用“心悸的信納”來加以征伐？」冉有說：「是悸氏欲要的；我們二位臣使，皆不想做也。」

季氏第十六

孔子曰：「求！周任有言曰：『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』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且爾言過矣！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」冉有曰：「今夫顛臾，固而近於費；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。」

【註】：孔子說：「冉求！周任（周行我身的器官任用者）」有如此言說，陳加器官的作用力道是依其就列而能及的，不能之時才中止。如果危不扶持，顛不扶正，又何必用到主持各周身器官的宰相？而且你的話中有過失！虎兕（血氣脈沖）出現於柙（胎藏的出口、柙口），龜玉（胎藏內的基因映模），就毀於買賣貨品的意念庫藏（櫝）之中，這是誰的過錯呢？冉有回答說：「今日的“顛臾（心口竅門）”是僵固而近於廢棄；今不行氣征伐以打通，後世必因之而為子孫擔憂（後裔將因心量太小、心扉不開而自閉言聽）。」

季氏第十六

孔子曰：「求！君子疾夫舍，曰『欲之』而必為之辭。丘也，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；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，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，而謀動干戈於邦內，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！」

【註】：孔子說：「冉求啊！君子覺引眾生冒出卦象用事，一旦過於迅急（疾）就會使人甬的感官捨去跟隨。所說的“強欲之”，必然的加強造究出各類浮巧之文辭。孔丘（冒出基因孔道的丘口者）聞說，有卦位邦國、有爻位家室者，不患寡少資訊而患所得不均勻，不患貧困所學而患思作不安定；因為均勻就無貧困所學的比較，平和就無寡少聞見的比較，安定思作立身就無傾倒。夫如是！所以遠離的人民不順服，則修人文、品德以待其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輔夫子，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，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，卻謀動干戈於邦內，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的心門阻塞，而在於“蕭牆（基因孔道內分隔辭令之磁消面牆。即：基因辭令的前兄後弟將錯亂、相互不容）”之內也！」

季氏第十六

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；天下無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

【註】：孔子說：「卦中甕身內的天下有聖人觀照的「目道」，則禮（彼我相應之道的則理。此指：相互鈕叩、往來）、樂（心脈樂章）的征伐，是來自於“額內的乾天之子（天子）”而出之。天下“無道（無聖人觀照的目道）”，則禮樂之征伐，出自於地藏的諸侯（人、猿所共通的基因始祖）。

出自諸侯，其基因子裔所蓋然承受卦心的「十」字黏合用世義理，仍不失其記載。出自大夫（地界塔基中冒出卦位用事的夫子），基因子裔所傳承的「卦中心五」用世義理，仍不失其記載。陪臣（陪伴於卦位之王的臣使）執持甕身內列國的人甬命運，基因子裔所傳承的“三爻界面”用世義理，仍可不失其記載。天下有道，則行政不在地界之大夫。天下無道，則庶人（依爐火所蕃庶的人甬、人民）不議（不會在做為“字子”時引起內心爭議）。」

季氏第十六

孔子曰：「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！三桓之子孫微矣。」

【註】孔子說：「上天的奉祿、甘祿之損去公用內室（公室），是在卦心轉軸之“心五”世面。上天的行政能逮到塔基大夫所輾轉的時運，是在五形的北方之“第四世面”矣。故說！能同時依“道中三爻界面以恆守義理（三桓）”之子孫，是微少的。」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；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；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

【註】孔子說：「利益於子民之“道中三爻界面”者有三友，損去者也有三友。朋友陽剛、正直；朋友誠信、寬諒；朋友好學、多聞。是益友矣。朋友便辟（隨便復辟、更新見解）、友善柔（善於陰柔、反向思考）、朋友便佞（隨便佞口、巧言），是損友矣。」

陽貨第十七

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子曰：「唯上知與下愚，不移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基因本性是很相近的，但學習、習性的養成，卻會使之漸遠。」孔子說：「唯有上知（來自腦部的智）者，與下愚（來自下界人甬的愚者），才不會遷移其本性、習性。」

子曰：「小子！何莫學夫詩？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、草木之名。」子謂伯魚，曰：「女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！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後生的人甬、小子！何以不學習“能讓志向冒出頭天（夫）”的詩呢？詩（卦心自覺者的言誦），可以興盛覺智，可以內觀性靈，可以群會眾德，可以怨棄陰柔與無明；邇近之時可以事奉基因之家父，懷遠之時可以事奉卦心的君王；多識於鳥（基因辭令）、獸（基因承受）、草（基因文草）、木（神經網路）之名稱。」

孔子對“伯魚（照白而可立即穿合靈質的點子、概念）”說：「你的鼻息所吸附之基因女魄（女），作為了“周南（周行卦位南方的基因孔道）”、“召南（召告卦位南方的基因先人）”矣乎？卦中人民（人甬）不去作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如立正於牆面，卻不能入此“牆內基因鏈鍵之門”而立德也與！」

陽貨第十七

子曰：「禮云！禮云！玉帛云乎哉？樂云！樂云！鐘鼓云乎哉？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彼我相應之道的則理入於基因孔道所云說！彼我相應之道的則理入於基因孔道所云說！基因映模的白玉與照白的道脈巾帛，能如是云說而登用其中乎哉？心律樂受入於基因孔道所云說的！心律樂受入於基因孔道所云說的！腦鼎擊叩的鐘聲、心跳擊叩的法鼓，能如是登用其中云說而乎哉？」

子曰：「色厲而內荏。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！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外表的感官顏色剛厲，而內心卻任由萌生搖擺的文言（內荏）。是可譬喻成諸後生的人甬（小人），亦猶如穿鑿、翻牆之盜也與！」

子曰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！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同流於基因內的鄉黨、原舊者，是品德更新的賊人也！」

子曰：「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！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取基因孔道之舊有聽聞，而塗抹、附加於當下之言說者，是德行的棄離也！」

子張第十九

陳子禽，謂子貢曰：「子為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？」子貢曰：「君子一言以為知，一言以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！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。所謂『立之斯立，道之期行，綏之期來，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』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」

【譯】陳子禽（陳列基因子裔所擒得之品物者），謂子貢說：「你是一位謙恭者，仲尼（仲引尼丸宮、胎元者）豈賢於你乎？」子貢說：「君子一言以為知，一言以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！夫子（冒出頭天的基因子核）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立階而升也。夫子之獲得甕身內邦家者。所謂『依其“基因子核的我”才能立之斯立，依其“基因子核的我”才能道之期行，依其“基因子核的我”才能綏之旬期而來，依其“基因子核的我”才能動之斯和。其生也因其“基因子核的我”而光榮，其死也因其“基因子核的我”而盡哀』，這那是任何細胞人甬能相比及的？」

堯曰第二十

堯曰 第二十敘述：堯（閩南話的：玉。玉帝，從骨髓內的基因中土，造化天下萬物之神我）、舜（以額內眼覺臨照，而使基因子嗣開眼的神我）、禹（加著入基因孔道，生作其經脈羽藏的神我）的相互關聯與功能。

堯曰：「咨！爾舜！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！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舜亦以命禹，曰：「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

【譯1】堯（閩南話的：玉。玉帝）曰：「咨（用基因鏈鍵的內在次口咨詢）！爾中之舜（爾中眼覺臨照的神我）！天之曆數（“天干、天時”的年曆命數）在爾躬（基因鏈鍵爾中所觀照與親躬），給以應允能執持其中！基因鏈鍵內孔道四方之四海若現困窮、不記貯信息，上天的腦部奉祿，就永遠處在空洞而沒終。」舜，亦依此以命“禹（骨髓內基因羽藏的神我）”。說：「給予這些演化的基因小子足履（從“足心”反彈心電脈沖，入脊髓的尸位而履行），敢用「玄牡（腦波辭令依心律所弦動的玄鳥，渡航於基因中土的牡音）」，敢昭告于「皇皇（“額首…卦心”同步冒出“皇天、皇靈”）」、「后帝（基因后土與社園之神帝）」。有了尚未“革新基因信息”的原罪，登入此“皇皇后帝”的基因社園（即：伊甸園）時，不敢去寬赦。神帝的使臣也不會掩蔽如此之原罪，簡在帝心（有了登載信息的書簡，是將榮登於社園內神帝之帝心）。

“朕（蒞臨卦中用事的胎藏界神帝。即：太甲、大黑天）”親躬檢視時，若子民尚有基因未登載信息之原罪，就無法給以周身天下，依卦心的萬（卍）字來轉軸於卦位四方；卦中天下的萬（卍）方若含有了基因的原罪，其罪終將歸在“朕”的身上。」

堯曰第二十

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。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謹權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

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；天下之民，歸心焉。所重民食、喪祭，寬則得眾，信則民任焉。敏則有功，公則說。

【譯】「卦中天下的道脈周身，有了大賚（骨髓基因命譜的寶匱、貯櫃），是“基因信息”已善化之人的富貴福份。雖然有了可周行卦中道脈的基因親屬，不如在此“大賚”中含有人甬的“字仁”。卦中甕身內的百種基因子民族姓，有了演化歷階的經過，在予以“一次一人甬”引入“基因鏈鍵的珠、仁”所致。謹慎其中“每一人次”的權量，審理其處身的「時位」，修正廢弛的內在默察之感官，卦位四方之政務就能運行焉。

重新興盛卦中“人民（人甬）因遷識”而遭受滅失的人國，承繼被絕去舊習的基因史藏之前世，推舉“開啟胸腔吐納的逸民”，卦中天下之人民就重歸於卦心而再構思焉。所重視的是，人民能之食取“品物與字義”與喪藏默化入道之祭祀。寬恕則得以眾載，起信、誠信則民可任勞焉。敏捷其意志力則能有功勳，公開無私則人民悅服而願陳說。

堯曰第二十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：「何如斯，可以從政矣？」子曰：「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」子張曰：「何謂五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」【譯】子張問於孔子說：「如何，才可以從政呢？」孔子說：「尊貴五種美德，屏棄四種惡業，就可以從事公用政務矣。」子張說：「何謂五美？」孔子說：「君子，是以“額首陽熱的眼光臨照”來覺引卦中子民（人甬、字子）含有“惠心”，使其孕育成種仁而不被浪費；使其在勞務時而不生怒怨；使其在欲愛時而能不貪婪；使其在安泰時而不驕傲；使其容貌能威嚴而不猛暴。」

子張曰：「何謂惠而不費？」子曰：「因民之所利、而利之，斯不亦惠，而不費乎？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！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！君子無眾寡、無小大、無敢慢，斯不亦泰，而不驕乎！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，而不猛乎！」【譯】子張說：「何謂惠而不費？」孔子說：「因由卦中子民之利益而利益之，這不是施惠而不浪費乎？選擇可勞務者而任勞之，又有誰怨！欲成究“字仁”而得仁之，那需貪財！受君子覺引的子民，是無眾寡、無小大、無敢怠慢，這樣不是能泰而不驕乎！君子在覺行之時，是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人瞻望而畏之，這樣不是威而不猛乎！」

堯曰第二十

子張曰：「何謂四惡？」子曰：「不教而殺，謂之虐；不戒視成，謂之暴；慢令致期，謂之賊；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」

【譯】子張說：「何謂四惡？」孔子說：「不先依君子之道來教化，而殺取為用（子民有“殺身成仁”渡往天國，形成智慧的使命），稱為虐待。不先設立戒律、規範，視其能順理自成而殺取，稱為暴政。待慢其志向的政令，卻讓其“成仁取義的一旬周期”到來就殺取，稱為賊害。這就宛若給與人民，其出納皆吝嗇之，卻又自稱是有為的上司。」

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；不知禮，無以立也；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

【譯】孔子說：「不知基因天演之道的使命，無以成為覺行的君子也；不知禮（相應之道的則理），無以立身也；不知其言談，無以認知其人也。」

堯曰第二十



孔子(基因孔道之子)
 冒出蓮心(卦心)

(孔子)
 我之

門生：基因孔道所衍生
 弟子：後生的基因嗣弟
 人民：細胞人甬、字子
 小人：後生的細胞人甬
 女：眉心：鼻息吸納時的「基因女魄」
 男：卦位構思心的男魂(映紋)
 王：生化、旺盛、構思卦中義理的人主
 公：周行天下道脈的公用、公祖
 士：聖君的記憶信使
 帝：骨髓內基因中土的造物主
 聖君：額內觀照卦心的聖人、君主
 君子：聖君蒞臨卦中，覺引用事之子
 神：基因祇園、胎藏的神祇
 鬼：骨髓內基因先人的魄體
 大人：三代的基因先人總合
 夫子：能帶引子民登往天界的基因先人
 龍：靈。航載基因鏈鍵眾神祇、子民，
 出入：卦心：六爻「的超導體」。
 皇天：龍登往腦部天界的，而冒出神首稱之
 后土、后母：基因中土的蘊化之母

【論語、書經、詩經、易經中的人物】：